

埋骨風城：現代佛教改革健將大醒法師 在新竹二年記事¹（六）

江燦騰

（三）從「隨緣塔」到「福慧塔院」

至於大醒法師死後被火化，遺骨灰最初是放在善導寺內，然而善導寺雖是臺北市最著名的佛教骨灰罈存處，終年爲亡者超渡的經懺法會，不但次數居冠，收費也最豐厚。但，初來臺灣落腳之處的善導寺，在此後讓大醒法師歷經無限滄桑與毫無尊嚴的生命晚期歲月，所以以對他不友善的臺北市最著名的佛教骨灰罈存處，當作他死後的骨灰罈永存之所，未免太過尷尬與不妥。而當時，新竹福嚴精舍的「福慧塔院」仍未建造。

所以，與靈隱寺的住持無上法師商議後，同樣也不放進該寺著名的「靈壽塔」存放，而是提供一處寺院最偏僻的空地建塔安置。但，寺方不負擔任何建塔所需經費。於是賈懷謙居士發動教界募款，但所募的款項不大，只供購買一些建築材料而已。靈隱寺的住持無上法師

只好親自動手建築，獨自辛勞一個多月，才建成無上法師自己構想的方形雙層水泥基塔，取名「隨緣塔」，塔旁立碑。碑文如下：

大醒法師塔銘

大雄垂教，漸被中夏，普燭重昏，首標般若。維師擢秀，釋門健者。理會有無，諦融真假，聞者莫逆，瞻顏不捨。妙義泉流，元言瓶瀉。爰初弘法，實基閭夏，徒中莘莘，如金就冶。建幢鄂渚，振錫懷因，雪峰勝境，浙海潮音。智悲雙運，願力同深，修羅兵劫，航葦南臨。法輪大轉，淄素歸心。現光明拳，宣廣長舌。了此音塵，莫可思說。指月方資，津梁遽折。追念精勤，永懷芳潔。我抽秘思，載銘幽碣。陵谷有遷，蘭菊無絕。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六月白衣張寬慧敬撰並書。

對聯：

月下海潮音習習人間獅子吼。

塔中般若種年年湖上草湖清。²

這篇「大醒法師塔銘」，應該是我生平所讀過最不肉麻、最典雅、最優美、最精確的四言古詩頌詞，所撰成神來之筆。在新竹佛教史上，是僅有的絕唱！

但，「隨緣塔」本身，卻因建築過於簡陋，與靈隱寺中原有高度藝術化的「靈壽塔」名塔外型與美麗裝飾，形成強烈反對比。

而因其外表毫不起眼，又無法替寺方帶任何觀光收益，所以只是孤零零座落在僻處雜草叢生的荒涼環境之中。

不時，還有些到靈隱寺的遊玩的無聊參觀者，會任意在「隨緣塔」壁上，胡亂塗鴉，肆無忌憚，更加汙損其紀念雙層方塔的清潔外貌。賈懷謙居士為此悲憤莫名，但無法可想。

之後，印順長老的福嚴精舍，在續明法師過世後，因他對印順長老與福嚴精舍、甚至靈隱寺，都是具有重要相關性的著名僧侶，所以在福嚴精舍增建「福慧塔院」以爲安處。

賈懷謙居士向福嚴精舍方面再三懇求被同意，後終

於也將「隨緣塔」的大醒法師骨灰罈，存入「福慧塔院」內，並有遺照掛在紀念室牆上，與其他「印順流的亡僧們」同在，長期被供奉與不時接受佛教儀式禮敬！³

（四）《大醒法師遺集》的編輯與出版

大醒法師死後第三年，才因賈懷謙居士發起，要爲大醒法師的幾種散落著作，編成紀念大醒法師圓寂五週年紀念集，並請演培法師具名宣佈，發起文由幻生法師執筆。之後才有幻生法師負責主編的《大醒法師遺著》，於一九六三年在海潮音出版社問世。

但，有關《大醒法師遺著》的編輯與出版的經過，在該書於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在臺北的「海潮音社」出版時，只有簡單的「編輯例言」說明，卻沒有指出當時負責主編全書的，其實是幻生法師與賈懷謙居士等，只以「大醒法師遺著編輯委員會」具名而已。

所以，我們將根據曾全文重新校訂《八指頭陀評傳》⁴，並長期負責《大醒法師遺著》的主編者幻生法師之文，其所提供的完整資料，在此稍加介紹。

首先，我們須知，大醒法師原是太虛大師門下，在大陸地區宣傳「人間佛教」最力的健將，也最早爲人所知。

所以他來臺後，除在主編的《海潮音》上，發表幾篇文章外，初期曾用在善導寺的法會收入，還出版過一本《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》小冊子，⁵是印來結緣贈送的。其次，是他的在家弟子陳慧復，花錢自動替他出版過一本《人間佛教的實行家》小冊子，⁶同樣是印來結緣贈送的。前者，我沒看過；後者，卻是他作為「太虛流新僧」，最簡明的「人間佛教」基本信念。⁷

所以他主張：「佛教是在人間的，人間也是離不開佛教」的。人間佛教的和樂國要怎樣建立？這可以從：

1. 建立人間佛教的民衆教育。
2. 建立人間佛教的民衆生活。

3. 建立人間佛教的國家政治。這三方面來施設。

因為「這三事是與安定國家政治為造成和樂國家的三大基礎」，並有關於這三點，非常詳盡的說明。⁸

但，他的經典根據，與印順長老從原始佛教的《阿含經》找到的「佛在人間」的片段經句不同。因為他是自《佛說李經》中譯出，經文則為支謙所譯的。所以他將其改寫成白話版的「李：一個人間佛教實行家的故事」。

他提到「這個故事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卑先匿王說的」。其內容是，「在以前有一個蒲隣奈國，

國中有一個梵志姓瞿曇氏的兒子，他名字叫做李。李在幼年就好學，才藝過人，一切學問以及九十六種外道的經典，他都通達，無所不知。並且『能却淫心，消伏蠱道，武略備有，而性慈仁』」。

「後來李的父親死了，他有兩個哥哥非常的嫉妒他，在分他父親的遺產的時候，要少分與李，說他的父親為李幼時讀書曾用去很多的教育費；應該要分得少些；而他的母親不承認。可是在李呢，他覺得人生皆為貪苦，他若不離開家庭總不能相安於無事的。因此，他商得他的母親的同意就去親近明師做了沙門」。

「李在山中學道，他很勤勇，他的工夫能得四意止：一、能慈念一切衆生如母親愛兒子那樣的慈愛。二、能悲愍一切衆生教化令其解脫。三、自己因為能體解道意心常歡喜把煩惱斷除了。四、能護持一切應作不應作的沙門戒條不犯」。「他又得了四意：一能制伏貪淫。二能除却恚怒。三能去除痴念。四能得樂不喜逢苦不憂」。「他又能絕五欲：一目不貪色。二耳不貪聲。三鼻不貪香。四舌不貪味。五身不貪細滑。他又能以他的智慧方便之道，去順化天下，教人使行十善：一孝順父母，二敬事師長，三破諸疑惑，四令信道德，五知死有生，六作善獲福，七為惡受殃，八行道得道，九見憂厄者

為解免之，十見疾病者為施醫藥」。「這樣，李不但成了那一國的一個人間佛教的實行家，並且是個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信仰他的人也不知有多少」！⁹

這是戰後在臺灣首次出現有關「人間佛教」宣傳的小冊子。

可是，在一九四九年因內戰失敗而逃難到臺灣的僧侶和一般信徒，仍處於兵荒馬亂的驚恐中，前途茫茫，一切未知，而上述的信念與經典實例，因為太平淡無奇了，無助於安慰彼等極度恍惚與騷動未寧的逃難心靈，所以影響不大，也不為後來的佛教史家所注意。

若不是在林德林創辦的「臺中佛教會館」中，還在書庫藏有一冊，否則如今閱讀《大醒法師遺著》的人，也不會發現他的重要性，而只是納入《大醒法師遺著》中，¹⁰聊備一格而已。

至於其他的早期出版著作，像《八指頭陀評傳》，他生平最用心寫的近代中國佛教改革家的第一代領袖寄禪傳記，也是寄禪的追隨者第二代接棒的，太虛大師出家初期就受其啓蒙的最重要僧界典範。所以，第三代的「太虛流新僧」改革健將大醒法師，也繼續將其視為最早傳承的典範來寫他的傳記。因此被納入《大醒法師遺著》的第一部份，是很恰當的處理。

其他的則有《日本佛教視察記》一書，其實是應日本近代兩大佛教統戰要角之一的藤井草宣所促成的，前往日本考察佛教與進行私人交流。這也是追蹤過去太虛大師曾到日本考察的類似經驗。但，太虛大師是主動要求前往，大醒法師則是幾次日方邀請才前往的。

藤井草宣在他訪日期間，一直陪伴與做行程安排。考察報告以日記的方式，逐日都非常精準的被記錄下來，成為《日本佛教視察記》一書出版。所以，被納入《大醒法師遺著》中的第二部份，理所當然。

至於他本身是從創辦的《現代僧伽》而崛起於當時的佛教界，其發表各篇具有巨大批判影響力的時論，後來被集結成充滿自嘲意味的《口業集》出版，曾被轟傳一時，並激起新舊兩陣營對立的尖銳化。大醒法師來臺灣後自己回憶說：

民國十七年二月，我奉大師命，往廈門南普陀寺主持閩南佛學院教務。我在此時就創辦了一個雜誌，名叫《現代僧伽》，兩年之中樹立了一種新型的佛教言論刊物。十八年，在杭州西湖博覽會，全國雜誌刊物展覽中，曾受到「全國佛教革命的唯一雜誌」評語。當時在死氣沉沉的中國佛教之中，可以說起

了很大的激動。《現代僧伽》，攻擊舊式僧徒，不遺餘力，所以有某山某寺揚言，欲買流氓僧到廈門去刺殺我，我實在沒有想到我的刊物，還有這樣的感動力。¹¹

這是歷史文獻，有其時代意義，當然也被納入，成為第三部分之一。

此外他在各期《海潮音》上發表的佛教評論，因每篇都具有鮮明針對性的佛教時事的建言與反思，其中也包括來臺後所寫的幾篇，都有類似性質，所納入第三部分的評論集之二。

不過，這部分，雖具有最重要的現代中國佛教改革文獻的，第一手史料彙編，很值得深入解讀，卻迄今少有被全面解析者。

最後《大醒法師遺著》中的，是由他的日記彙編與出版的《空過日記》。這是大醒法師作為現代佛教改革者與教育家的日常作息紀錄。

至於未找到的《地藏經說要》與《隨緣詩草》，則由於無法長期等待，賈懷謙居士斷然決定放棄納入。

所以，出版時，不稱「文集」或「全集」，負責主編的幻生法師建議改用「遺著」出版。這就是目前《大醒法師遺著》的全部內容。當時，這些大醒法師的言論

著作，都是動員臺灣與香港各地的教界人士協尋，然後陸續有人願意提供，才能編輯完成，但已前後費時多年。

遲遲無法完成的原因，是負責主編的幻生法師剛好身體疾病沉重，又發現《八指頭陀評傳》中的大量被引用的原來指頭陀詩詞，出現很多不精確的轉引，他抱著病軀將全部《八指頭陀評傳》的全部資料，都一一核對後，動手修正錯誤之處，所以才費時很長。

當時，印順長老沒有實際參與編輯，但最重要的大醒法師「行狀」，則是他大手筆完成，是迄今最權威的大醒法師簡明傳記。

此外，他又一篇「懷念大法師」，登在印順長老著《平凡的一生（重訂本）》的第十章，相當精彩動人。¹²

不過，賈懷謙居士過世六年左右時，他的文章「從得病到圓寂」，卻被當附錄的「遺著」，登在香港《內明》雜誌的六十九期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）《特刊》上。這是由《內明》雜誌主編沈九成，與前往香港短期訪問時，所共同促成的「大醒法師示寂二十五週年紀念專輯特刊」的附錄的「遺著」。其他相關作者與悼念文章如下：

1. 印順，〈大醒法師行狀〉。

2. 演培，〈紀念已來人間遊化的新學菩薩〉。

3. 幻生，〈從認識大醒法師說起〉。

4. 編輯室，〈大醒法師遺墨·遺像·隨緣塔〉。

5. 印海，〈大醒法師示寂的前後寫實〉。

6. 仁俊，〈一生成心底念醒公〉。

7. 賈懷謙，〈從得病到圓寂〉。

不過，在登載《內明》雜誌的六十九期《特刊》上的，印順長老發表的「大醒法師行狀」，並非新寫，全文只是將《大醒法師遺著》的「行狀」重刊一次而已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1. 編註：本文為作者個人研究論述與見解，不代表本社立場。

2. 見幻生，〈從認識大醒法師說起〉，沈九成主編，《內明》六十九期（一九七七），頁二十三。

3. 本節內容，主要參考，幻生，〈從認識大醒法師說起〉。

4. 見幻生，〈從認識大醒法師說起〉，沈九成主編，《內明》，頁二十一—二十五。

5. 見幻生，〈從認識大醒法師說起〉，沈九成主編，《內明》九十九期，頁二十一，曾提及此事，幻生也收到一本有作者簽名的。

6. 在賈懷謙，〈從得病到圓寂〉，沈九成主編，《內明》

九十九期，頁三十三。曾提及此事。

7. 所以他在小冊中的第一篇「我們理想中之人間佛教和樂國」提到：「佛教傳到這人間的我們中國，也已有了二千八百餘年的歷史。佛教的學說思想對於我國的全般的文化上雖然有了很深刻的影響，而直接對於我國的民眾教育民眾生活以及國家政治實際方面的關係，仍未能把佛教的精神完全灌輸進去顯揚出來。換句話說：佛教在我國還沒有人間化——佛教人間化，人間佛教化！」見，已收在大醒法師遺著編輯委員會主編，大醒著，《大醒法師遺著》，頁六八八（？）—六六九。

8. 大醒著，「我們理想中之人間佛教和樂國」，收在《大醒法師遺著》，頁六八八（？）—六六九。

9. 大醒，「字：一個人間佛教實行家的故事」，《大醒法師遺著》，頁六五〇—六六七。

10. 見大醒著，《大醒法師遺著》，頁六五〇—六六七、頁六六八—六八二。可是，編輯把小冊子中的第一篇「我們理想中之人間佛教和樂國」與第二篇「字：一個人間佛教實行家的故事」的兩篇文章前後順序調換。

11. 見大醒，「《海潮音》三十年紀念致詞」，收入《大醒法師遺著》，頁九一八。

12. 印順著「懷念大法師」，登在《平凡的一生（重訂本）》（新竹縣：正聞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），頁四十五—五十九。